

梅 琴

□ 黄士民

梅琴是我的老邻居,姓李,网红店春来茶馆的老板娘。

梅琴在家排行最小,小时候爸妈疼,哥姐爱,街坊四邻都夸这个孩子机灵、讨喜。梅琴小时候长着一张胖乎乎的脸,逢人满脸笑,见着长辈甜滋滋地“喊人”。我家老屋和梅琴一前一后,一墙之隔。小时候我常去梅琴家串门,她家院子很大。梅琴的父亲是高邮饭店的白案大师傅,手艺绝对,很多来高邮饭店吃早茶的老顾客都是冲着他来的。梅琴父亲做的青汤菜饺、翡翠烧卖、千层油糕等名声在外,他的看家本领就是做出来的包子出笼后,包口盈汤,包底透明,尤其是青汤菜包,用筷子夹起来瞧,包子底部一层养眼的绿秀色可餐,透明得像是要流出来,但决不会有一点汤汁外溢。用现在的话说,梅琴父亲这样的大师傅,就是店里的台柱子,是个有戏的角儿。梅琴高中毕业后便随父亲在高邮饭店学徒,那时都叫待业青年,是正式工作前的一个过渡。年轻的梅琴在高邮饭店的白案间里看父亲和师傅们和面兑碱、加工馅心,高邮饭店是梅琴职业生涯的第一站,在这里她学会了做包子。后来梅琴顶替母亲去了物资系统的建材公司,那时候建材公司红红火

火,很是令人羡慕。再后来梅琴下岗了,她跟随父亲在体育场北门对面的春来茶馆干活,算是重操旧业,因为有当年学徒的底子,她上手很快,感觉很好。

梅琴的爱人国华是仅一路之隔的邻居。国华当过兵,退伍后在百货公司上班。商业、物资系统曾是计划经济的中坚力量,在经济转型的大潮中逐步淡出市场。国华和梅琴便一同帮父亲打理春来茶馆,后来梅琴父亲年龄越来越大,完全由他们夫妻俩经营。梅琴和国华不仅诚信经营,而且质量过硬,味道纯正,春来茶馆名气渐响,风生水起。后来为照顾家人,梅琴将春来茶馆由体育场那边迁至老家附近,先是在养丰闸附近的巷子里,后搬到通湖路北侧至今。梅琴有一门好手艺,而且能吃苦,她和国华起早摸黑,不问寒暑,总是天不亮就生火开店。梅琴说这些年生意之所以好,关键是味道和质量,做到这些就靠原料好、手艺好。今年春天的时候,国华忽感身体不适,浑身没劲,因为身体一直很好,就以为是春节时忙年蒸累的,没有过多在意,哪知没过几天国华就突然走了。国华走了,梅琴老了,梅琴说国华命苦,还有一个月就退休,可怜退休金还没领到人就走了。国华是个厚道而热情的人,

“奔跑”的轮椅

□ 杜瑞文

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,骤然降临在母亲身上,瞬间将她击垮。那一刻,母亲失去的,不仅仅是行动的自由,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中风后,母亲身体右侧活动严重受限,离开轮椅则半步难行。曾经特别要强的她,根本无法接受现实,似乎丧失了前行的动力,变得异常暴躁和极度敏感。她拒绝服用任何药物,也拒绝开展恢复性锻炼,更拒绝父亲和我的劝说,回应我们的永远是那双失去光彩的眼眸。

母亲就像个赌气的孩子,除了一日三餐,其余时间都固执地躺在床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母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严重,不但腿部肌肉开始萎缩,甚至连背部也出现了褥疮。她的执拗与任性,令我们心如刀绞,却又无可奈何。

事情在不经意间出现转机。一天下班刚到小区门口,我就看见母亲正费力地推着轮椅,步履蹒跚地朝着门口走来。一时间,我感觉思维有些错乱,什么情况,老妈不但下床了,居然还下楼了?看着我发愣的样子,母亲走到我身边,瞪了我一眼,佯怒道:“发什么愣,妈妈想通了,晚上准备陪我锻炼吧。”

我不自觉地咧嘴一笑,使劲地点了点

头,心想:母亲虽然老了,终究还是明事理的,父亲和我的苦口婆心也还是有成效的。

吃完晚饭,稍作休息后,父亲忙不迭地收拾碗筷,而母亲则火急火燎地催促我赶快下楼。我将母亲的轮椅扛下楼梯,然后又风一样地上楼,准备将母亲扶下去。母亲却笑着摆了摆手,自信满满地说:“别扶,妈妈能行。”

母亲把全身力量集中到左手,紧紧握着楼梯扶手,以左脚为支撑,整个人的重心都移到左侧,一步一个台阶努力地往下挪。楼层虽然不高,但也有一二十个台阶。待母亲挪下楼梯,我终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,连忙向她竖起大拇指。

母亲推着轮椅,艰难地行走小区的道路上,缓慢而又执着。我则像个忠诚的保镖,保护着母亲的右侧身体,唯恐她不慎摔倒下来。

秋天的晚上,月光皎洁,月色轻柔地洒了一地白银。母亲银色的头发下,是一张消瘦而又苍白的脸庞,条条绷紧的青筋清晰可见,因中风导致口中的粘液不断流下,滴落在衣襟上。那一刻,我内心一阵刺痛,眼眶里瞬间蓄满了泪水。

母亲似乎感觉到什么,忽然停了下来,扭过头冲着我嚷嚷道:“你这么个大小伙子,跟在我这个老太婆后面起什么劲?你给我跑起来!”

撑起一把伞

□ 陈 忱

体艰难地为弟弟撑起一把温暖的伞。

烈日下,一把沉重的伞

六月,绿油油的秧苗已经蹿得老高了。太阳在天空吐着红蕊,午后的田野一片寂静,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,让人浑身上下都觉得燥热。田地里的青蛙,草丛中的蝈蝈,都蛰伏着,连树上的知了也只是在发出一声声有气无力的鸣叫声。

开阔的田野里,单调的深绿中依稀看见一个小黑点,在蓝蓝的苍穹下,显得那样渺小。奶奶正在奋力地举着耙子除草,汗水顺着她黑黝黝的脸颊落到脖颈,在衣领处落下一大块汗渍。耙子在稻秧行间的泥土上来回拖动,发出呼啦呼啦的声响,一下又一下。有时,她弯下腰,拔掉一处杂草,然后顺势一挥,杂草在空中划出一道低矮的弧线,落到了田埂上。

那年,她37岁。丈夫在外地上班,家里的事儿全由她一手忙活。在那个烈日炎炎、酷暑难耐的日子里,她用那布满老茧的手,用瘦弱的身躯,撑起一把沉重的大伞,为一

无论在单位还是在春来茶馆,诚恳待人,与人为善。前些天我去春来茶馆订包子,梅琴和我提到小时候的那些事。过夏天的时候,太阳还没落山,我们就拎着水桶到养丰闸码头打水,然后拎着满满的水桶,一瓢水接着一瓢水地泼在家门口的巷子里,用来降低温度,而后支起竹床。月亮升起的时候,一群小伙伴便一个挨着一个坐在竹床边,听对面的陈老爷子讲八仙过海的故事。陈老爷子一边摇着芭蕉扇,一边慢条斯理地讲,直惹得梅琴和小伙伴们的说:快讲!快讲!梅琴家的屋后就是宽阔的养丰闸,小时候我去养丰闸学游泳,常从她家院子里的后门去河边。梅琴父亲喜欢养鸽子,在院子里搭了个很漂亮的鸽子屋,每次我去梅琴家玩,最喜欢看那些可爱的鸽子聚在一起玩耍的样子,萌萌的。

梅琴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,常想起儿时的日子,她家的老屋在前些年瓮城市建设时被拆掉了。梅琴说那里有她的欢笑和念想,她时常想起和小伙伴们嬉戏的情景。梅琴的春来茶馆每天热气腾腾,人声鼎沸,生意的红火让她的心绪稍微得到一些抚慰,她带着尚未成家的儿子靠诚信经营,凭手艺吃饭,也是老街坊们都在秉持的好传统。

梅琴年近花甲,仍在为生活忙碌,开了三十多年的春来茶馆是她的谋生之地,也是她的情感寄托,这里有初始的愿望、实在的打拼、长情的陪伴。梅琴不老,梅琴对生活的热爱和期盼,像春来茶馆每天不停升腾的热气,蒸蒸日上。

我连忙收敛心神,悄悄擦去眼角的泪水,陪着笑说:“老妈,我可是陪您老人家锻炼呢,怎么让我去跑啊!”

母亲板着脸,哼了一声,说道:“怎么,翅膀硬了,老妈的使唤不管用了?你不给我加油鼓劲,我能跑得动吗?”

“管用,管用,必须管用!”我连忙顺着道路跑了起来。待一圈跑完,母亲也推着轮椅走了很远,正站在那里等我。

跑到跟前,看见母亲微微地喘着气,额头上冒出许多细密的汗珠,我连忙劝她休息一会儿。母亲瞪着眼说:“怎么,嫌老妈跑得慢了?那是你鼓的劲不够!不信,你再跑快一点,再多跑两圈,我的轮椅肯定还能走得更远。”

就这样,在母亲的指令下,我绕着小区的道路跑了一圈又一圈。母亲的轮椅则像装上了助推器,居然也不甘示弱,带着她走了一圈又一圈。

此后每晚,我都准时陪着母亲去锻炼。这种一个绕圈奔跑、一个推着轮椅缓行的奇特锻炼方式,成了小区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以前,父亲和我费了那么多口舌,母亲都无动于衷,到底是什么让她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?一天,父亲趁母亲不在家,悄悄地将一张纸塞在我的手里。我摊开一看,是我年前的体检报告单。父亲指着报告单说:“你上次体检回来,把报告单扔在沙发上,上面写着你有中度脂肪肝。你妈知道后,一夜没睡好,跟我唠叨了半天,就想出了这么个法子,每天督促你锻炼……”

家人遮风挡雨。

病床前,一把安慰的伞

昏暗的灯光映照着那些年久的家具,也映照着奶奶婆婆的双眼。她用那双沟壑纵横、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握住老伴的手,一下一下轻轻拍打,身体也跟着左右摇晃。她那充满柔情和安慰的目光,长久地注视着老伴蜡黄的脸,神态安详,仿佛已经这样过了许多个岁月。

橱柜上有个老式的钟摆时钟,嘀嗒嘀嗒的声响回响在寂静的老屋里。她转过头去,突然有大滴大滴的泪珠从眼中滑落。她衣不解带,整日整夜守着病重的老伴:拿着毛巾帮老伴擦拭身体,小心翼翼喂老伴吃饭,轻声细语跟老伴聊天……

那年她58岁,老伴得了重病,儿女在外工作,她陪伴在老伴身边,在老屋那昏暗的灯光下,为老伴撑起了一把大伞,使老伴在最后一段旅程中得到极大的安慰。

奶奶是一个普通的朴实的劳动妇女。她没有文化,却懂得如何去牺牲。她撑起一把爱的伞,让弟弟有一个金色的童年,让子女健康地成长,让病中的老伴得到抚慰。

河水无声,默默流淌。奶奶始终撑着一把爱的大伞,庇荫亲人。这把爱的大伞永远留在我心里!

四君子

□ 赵桂芹

“四君子”是一个微信群名,顾名思义,成员四位,自诩“梅兰竹菊”。这听起来有点“王婆卖瓜,自卖自夸”的意思,但谁还没有点自我膨胀的时候呢。姐几个是高中同学,关系是铁杆,名分是闺蜜。想当年毕业后各奔前程,各自忙着就业成家,生活各种琐碎;又因受条件限制,通讯不发达,出行不方便,总之断断续续联系不甚紧密,有好几年的空档期,但这丝毫不影响感情的浓厚度,也不妨碍见面后的各种互嘲互损。十多年后,我们又被时光的浪潮推涌到了高邮城的同一片天空下。平日里除了电话联系外,借助微信这款便捷省钱的软件我们拉了小群,成立了小团伙,一有闲暇便在这一精神栖息地尽情地吐槽和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一般清晨的第一条微信大概率是大吴在晒晨练,她呈现我们面前的永远是活力四射、充满斗志的亢奋状态。她身材高挑、肤白脸小、开朗善言谈,这跟我的身量不高、内向含蓄形成鲜明对比,可能因为互补,我们俩却成了不可多得的知己,两个具有明显两极特征的人走在一起是很令同学们大跌眼镜的。大吴能说会唱,要强上进,上学时颇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并得到老师们的青睐,是文理两班女生中的佼佼者。“素菊”是她的曾用微信名,大概是因为出生正值黄花遍地、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秋日,因而取其“人淡如菊”之意。我总觉得有点牵强,一个大大咧咧、从不停止追逐梦想的人怎么会淡泊名利、素欲清心呢。其实用“竹”的品性来形容她倒更贴切些:坚忍、豁达、直率,为了追逐阳光努力向上成长。

大吴之所以为“大”,是因为年龄略长于另一位吴姓女同学,为区别起见而称那位为小吴。说到小吴,跟我倒是“性相近,习趋同”,高一同班的时候两人形影不离,同一桌吃饭,同一床睡觉。小吴外婆家离我家不远,走路大概十分钟路程,周末放假的时候她若去外婆家,我们便正好搭伴。那时候多半是走着,从界首中学出校门,都是一马平川的大道,两人说说笑笑,回程倒也不寂寞。她最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大、睫毛长,走路有点弱柳扶风的婀娜。她的性格可不像外形上看起来那么软弱,有一点“寒梅”的小傲娇,相较于我的懒散和优柔寡断,她更具坚韧和独立决断能力。小吴学的是理科,我数学不好,在文科。那时有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说法,并认为理科生都是相对聪明人,而小吴的聪明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得到发扬光大并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这也许得益于她从不放弃学习,一直向前奔跑,努力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吧。

奔跑的不只是小吴,还有居姐。她每天打卡跑步,风雨无阻,无情碾压间歇性运动、持续性摆烂的我。居姐是四人中的“姐”,初中的时候辍学两年后到张任初中做插班生,人漂亮时髦,字更是写得贼好,平时老师改作业看到清新脱俗、自带笔锋的笔迹都不免赞叹一番。刚到界首中学上高中时,我俩搭伙吃饭,几毛钱的菜汤共饮一碗,就着家里自制的脆萝卜干,干一碗白米饭,喷香!居姐心态好,开朗活泼、快人快语,脸上常挂笑容,使人如沐春风,而她的这种良好平和的状态正应了“菊”的淡泊吧。平日里沉迷于侍弄露台的盆盆罐罐、花花草草,硬是把巴掌大的地方打造成四季常春的空中花园。她的厨艺也是一绝,每年春节父母家餐桌上的美味可都是居姐的拿手好戏。而每每同学聚会,居姐逗趣调侃、幽默风趣的言语则是调节饭桌气氛的扛把子,她若恰巧有事不能出席,那大家酒可都喝得有点寡淡无味了。

我虽然口齿不伶俐,反应似乎也不那么快,但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。相较于那姐妹仨的活泼,我稍显沉郁,但这并不代表我的想法不多,心思不缜密,情感不丰富,我骨子里是一个追求浪漫、不甘庸常的人,是那种即便最平凡的日子也要注重仪式感的人。平日里虽然享受独处大于参与群聚,但即便“兰生幽谷无人识”,我也一直在努力生长、独自芬芳,并竭力不负生命的珍贵赐予。如今年岁渐长,到了常常不自觉就回忆过去的年纪,回眸既短又长的人生,有些事也许现在看来根本就不算个事,而当时却觉得天崩地裂、无法面对的感受也是真实的。人生其实多一点挫折也未免不是好事,它使经历更丰富,光阴更充实,生命更丰盈,并更能体会到生活的快乐真谛。

网上有这么一段话:相处五年是知己,十年依旧还在的,应该请进生命里,二十年不离不弃的,就是后天亲人。深以为然。